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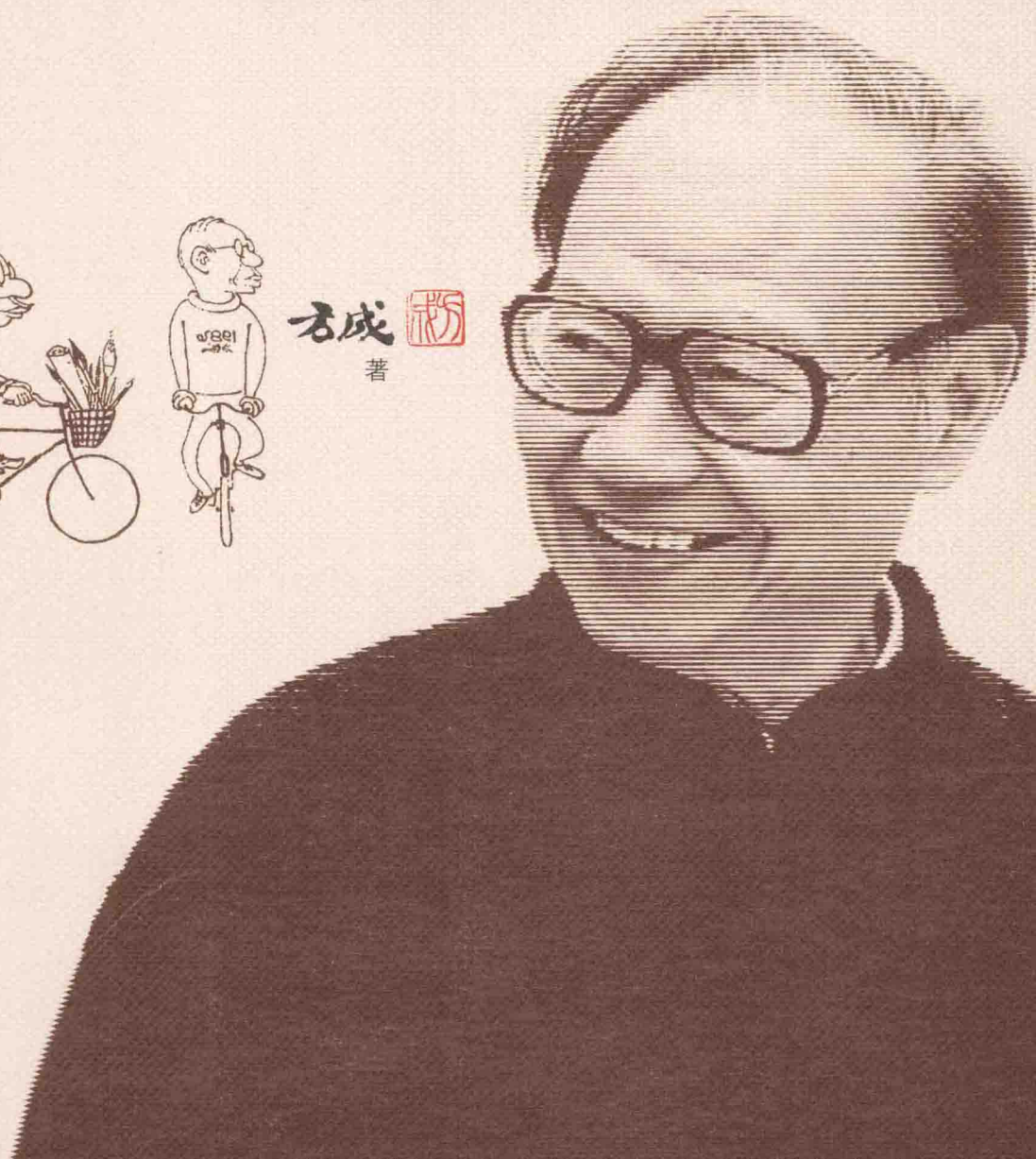
方成

世纪人生



方成

著



方成

世纪人生



方成 著

2003.11.27.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方成世纪人生/方成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478-3

I. ①方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方成—自传 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9660 号

责任编辑 宋 强 常雪莲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李 博

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0 千字

开 本 72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75 插页 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478-3

定 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自序

前几年，朋友就劝我写自传，那时我正忙，没顾得上。但是由于几十年来从事文艺工作，在创作和生活各方面，总会有所感而为读者所关注，这些都值得写出来。最近想到，已届耄耋之年，还是现在写吧。好在都是自己身边的事和自己所想，写起来不难，也就打定主意开始写了。

我平时画漫画，写杂文，都是评论性的作品。因为写惯了，也想借这种写法，叙中有议，或者借自己的生活阅历，理出对生活的深刻认识。所以我立意由感而发分题来写，既是回忆，又是评论。先交代简历，然后按时序写下去，想到什么写什么。

目 录

自序 / 1

此生无巧不成书

一生简历 / 2

我的创作历程 / 7

无巧不成书 / 12

由不得我 / 17

难忘的画和事 / 20

不关心说政治 / 22

心的解放 / 33

收藏琐记 / 39

难解之谜 / 47

我这个“败家子”

晚成的童年 / 56

败家子的回忆 / 63

从阮玲玉说到左垞头 / 68

我家规矩 / 73

我家权威 / 75

想起老家 / 78

老北京 / 81

市场文化 / 87

老师的名字 / 92

最初的漫画路

黑白社 / 96

四年“黄海” / 102

闯上海 / 110

老话重提 / 117

香港三年 / 122

忆九华径 / 131

与妻子一同走过的日子

深情永记 / 138

值得怀念的生活片段 / 148

深切的怀念 / 154

难忘的三十五年 / 160

下放阳江 / 167

想起“牛棚” / 172

难得一乐

想起厨艺 / 184

忙人·杂家·乐神

——钟灵外传 / 188

认识侯宝林 / 192

和侯宝林的交往 / 197

人生一乐 / 202

韩羽和阿达 / 207

探亲记 / 213

偶然得来 / 218

我的自行车 / 223
打油 / 227
忙啥 / 232
从透支开始 / 235
相对说 / 238
二十年成果 / 242
从日记看生活 / 246
脚野 / 251
忙人白话 / 257
在美国 / 260
在美国（第二次） / 264
画忆平生 / 267

此生无巧不成书



一生简历

在广东省靠珠江口的地方，有个香山县。县里有个村子，叫翠亨村。自从村里出了一位推倒清朝皇帝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后，香山县就改名为中山县，以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人物。离翠亨村不远有个左埗头村，现在简称左步村。村子不大，住着欧、孙、阮三大姓人家，其他姓的人很少。我是孙姓人，名叫顺潮。阮姓中有一位早年电影演员，叫阮玲玉，是全国知名的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共产党东江纵队有个支队以县中的五桂山为根据地，先和日寇，后和国民党对抗。他们活动在各村子里，白天属白区管，夜间就是他们的天下，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。支队领导人是我们村欧家的，名叫欧初，建国后曾在广州市委任职，记得是位市委书记。县城那时叫石岐，语言近广州话，音调不像广州话说得抑扬有致那么好听。左埗头村属南朗镇，今名南朗，话说的是闽语系的，和石岐话截然不同。如说“下雨”，北京人听了能吓一跳——音近“着火”！沙溪镇语言也属闽语系，和南朗话有些不同，例如“吃饭”的“吃”，说法就不一样。以船为家生活的疍家人，他们说话我就听不懂。

我父亲孙笑平（或绍平），在族里按辈排名“桥芳”，属“芳”字辈的。他在北平（今北京）平绥铁路局任文牍课课员。“平绥”指的是从北平至绥远（今内蒙古），铁路终点站是包头。

听妈说，我出生在北平，从小她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回到南荫镇左埽头村，“埽头”是小河码头的称呼。小弟弟（五弟）夭亡，大弟弟顺佐比我小两岁。

中山近海，乡间外出打工的人很多。我祖父文达公和伯父润芳我都没见过，他们很早去了美国。祖母、伯母、叔母和她生的堂兄顺蛟和我的大姐顺合住在较大的一座房子，我们一家四人住另一座房子。房子是祖父寄钱盖的，他还买了八十亩田使家人收租为生。叔父霭芳在南绥铁路上当站长，他和我父亲都寄钱来维持生活。我九岁时，母亲又带我们去北平。我在家（礼路胡同，今西四北头条）附近的铭贤小学插班上四年级。记得学校在西四北不远的帅府胡同（今西四北二条），和平民中学相邻。从小学毕业后，我进入位于祖家街的市立第三中学。一九三三年初中毕业。那时我们家已搬到西四牌楼东的大拐棒胡同一号。我毕业时，父亲被裁失业，带全家回乡下，只留下二哥顺理在北平大学工学院任助教，我投考有宿舍的弘达中学。一九三六年毕业，考上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。一九三七年，发生日本大举入侵的七七事变。我回乡下，向学校请求停学两年，保留学籍，到香港住在舅父家。一九三九年北上入川，到迁往乐山县的母校继续就读。一九四二年毕业，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。研究社是从天津迁到乐山之南的五通桥镇的。
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战败投降。一九四六年我辞去“黄海”职务，只身赴上海，改行从事漫画创作，以此为生。我是在学校办壁报两年多学会画漫画的。

一九四七年末，我从上海返中山探亲。此时解放战争已近尾声，因国民党战败，上海白色恐怖加剧，我又去了香港，仍以从事漫画创作为业。一九四九年九月，我回到久别的北平，

入《新民报》任美术编辑。一九五一年调到《人民日报》，任文艺部美术组编辑，后转国际部。一九八六年九月，离职休养。

我父亲前妻生二子一女，长子夭亡。前妻早逝后，父亲又娶我母亲。她也是左埭头村人，住在欧族那边。我是母亲所生的长子，有弟妹六人，一弟一妹早夭。二哥在新中国建立后，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总工程师。是留学美国学汽车工业的，曾任长春市副市长。大姐顺合远嫁印尼华侨。如今二人均已去世。弟弟顺佐，因父亲失业只能读到小学毕业，他一直任汽车司机，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十三路公共汽车司机，今已退休。大妹顺玉是小学教师，已退休。小弟顺贤（今名孙立）大学毕业后从军任飞机场地勤工程师。小妹顺衍从军复员后在保定气象局工作。他们也退休了。



和父亲、弟弟顺佐（一九五六年）。

我在一九五一年和陈今言结婚。她在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后，任女十二中教师，婚后任《北京日报》美术组负责人（副组长）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因遭批斗，身心被摧残，于一九七七年夏，猝死在同仁医院。一九七八年我和苏继瑛结婚，一九九四年离异。

和陈今言共同生活二十五年，所生三子，均已就业。第三子孙晓纲任《中国少年报》编辑，从事漫画创作。长子继东，次子继红。

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任职期间，主管漫画组稿、创作和漫画

方面的通联工作。时值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战争，我创作和组织漫画稿，都是针对作战敌方的政治讽刺画，同时也写与此相关的杂文，因此主要和国际部联系。一九五七年因一篇讽刺教条主义的杂文《过堂》和为袁水拍的讽刺诗配的一幅漫画，均被批为“毒草”，从此一些社会活动被削减。在一九六六年夏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仍是这两件作品使我被押进“牛棚”监督劳动达十年之久。“文革”之后，我脱离文艺部美术组转到国际部，直到一九八六年离职休养。

离休后一直和侯宝林共同研究有关幽默理论问题，写文章，出版理论著作，写杂文，画漫画。平均一年出版两本书。

这是我一生经历的简略记录。除此之外，因公出访日本一次，韩国一次，应美国有关方面邀请去过两次。



幽默的艺术

我的创作历程

我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开始以漫画为业，画漫画在报纸期刊上发表，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。回顾走过的历程，可分三个阶段来总结一下。第一阶段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，第二阶段是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夏，第三阶段是一九七六年秋至今。

第一阶段是在旧社会，我初次进入漫画创作行列。那时我已大体掌握连环漫画的艺术技法，对独幅漫画还不熟悉，处于摸索和学习时期，边画边学。所以一开始，主要是用连环漫画投稿。避居香港之时，画逐日连载的连环漫画《康伯》，独幅漫画较成熟的少。记得在一九六〇年，为米谷主编的大型《漫画》杂志所作的连环漫画《美国兵在台湾》和《乔大叔》，是被人认为比较成熟的，被人称许之作。那时我作新闻漫画，向报纸投稿。最早是与钟灵合作达四年之久，然后开始进入创作历程

《赶地摊》
(一九六〇年)





《武大郎开店》——我们掌柜有个脾气，
比他高的都不用。



《不要叫“老爷”》——不要叫
我“老爷”，叫“公仆”。

的第二阶段。一九五一年进入《人民日报》任专职漫画的编辑，就以新闻漫画为专业。那时期我国正在朝鲜和越南与外国作战，我所画的都是对敌斗争的新闻漫画，和新闻相配合发表在报纸上。在这段时期内，有几年配合政治运动的讽刺画，都是在极“左”路线指导下的作品。及至一九六六年夏到一九七六年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政治运动时期，我已完全失去作画条件，成为政治上的受害者了。在这个阶段之内，我从事的是新闻漫画，其他漫画所作有限。这时我已经开始写杂文，也写相声和喜剧小品。杂文除一九五七年写的《过堂》之外，都是有关国际问题的讽刺性作品。此时我单幅漫画在艺术上已渐成熟，个人艺术风格已明显。初期还和以前一样用钢笔作画，很快改用传统绘画方法，画在宣纸上。又因配合新闻同时发表，作画要求赶时间，必须在三个小时内完成一件作品，由此得到锻炼。

在一九五七年“反右”政治运动之后，人们都不敢画有关国内问题的讽刺画，我也没再画过这种漫画了。及至粉碎“四人帮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中央实行改革开放和宽松些的政策。一九七九年我参加第四次文代会，聆听邓小平同志的祝辞，知道允许画有关国内题材的漫画了。我立即请假创作一批讽刺画，于一九八〇年八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现的个人漫画全国展览。曾在十几个大城市巡回展出，也在香港展览。这次创作完全是有感而发。因创作时间充裕，所以这段时间里创作激情旺盛，艺术构思从容。至今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的《武大郎开店》《神仙也有缺残》《不要叫“老爷”》《钓鱼》等等这几幅画，都是那时画的。有的是自己的亲身感受，如《武大郎开店》《业余档案家》和《告状》。有的是针对当时存在，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，如《终身大事》《娱亲图》《神仙也有缺残》《苦读未悟图》《脑瘤手术》等等，为数更多。这些有关思想、作风和一时的不合理现象，都是平时就想到，也和朋友谈到过的事，自然会用漫画表现出来。例如忌才妒能，干部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意识，做官当老爷作风之类，一般人常提到也议论着。有的领导人在开会时还提到“不要当武大郎”这句话。《武大郎开店》曾编成河北梆子剧演出，天津电台广播，我录音了。传闻其他地方如广东也曾编成戏演出过。对官场上的用公款大吃大喝这个不正常的浪费现象至今仍未见减退，更是群众所关注的。国家财产被人吞掉，纳税人很心疼。《一边精打细算，一边送礼吃饭》《不是天灾、胜似天灾》这类的漫画至今创作不断。

在此期间，我开始以传统国画形式作漫画，其中以《神仙也有缺残》看得最明显。后来继续画了百幅，最近都捐给广东中山市了。这种漫画有观赏性，人愿意把画挂在墙上，为我国





《观点不同》
(因立场也不同也)



《天在哪里?》

大众所乐见。这可算是现在一种新尝试。古时虽有过，但极罕见。许多亲友向我求画，所要的全是这种形式的作品。

正因作这种形式的画很适于题上打油诗，由此我也开始作起打油诗来，也算是副产品吧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本韩

树英主编的《通俗哲学》，我为这本书配了一些漫画，都是用漫画图像协助解释哲学理论的。这种画过去我没见过，曾被报刊编辑推崇，作介绍。如《天在哪里?》和《观点不同》是为讲解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立场不同，观点就不同所作的插图。

我是从一九八六年离职休养的。离职之后，时间全由自己支配，因此除漫画创作之外，又研究漫画理论和幽默理论，写出一批书出版，其中包括七本杂文集。从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二年的这十六年中，我的画集、理论著作和杂文集以及主编的集子总共有三十二本，平均每年两本。

今后的研究和创作计划集中在两方面，一是用我国传统绘画形式作漫画。这种画说似漫画，也似国画，很受观众喜爱。一是继续写幽默理论的书。我看过许多国内外这方面的理论资料，包括英、美、德、法、苏、西、日等国的百科全书有关译文，以及中外理论家的文章和著作译文，发现其中众说纷纭，而对一些重要问题，例如幽默的根源在哪儿，其艺术特性和艺术方法理论上的原则等等，大都未深入涉及。在这些方面，我有自己的看法，也曾应邀向二十位外国驻华记者讲过。我不仅从事漫画创作，在幽默文艺其他方面，如相声、喜剧小品、杂文、幽默的打油诗、动画等等，我都在创作上参与过。因有些